

■ 李兆忠
編著

看不透の 日本

中國文化精英
眼中的日本

「百年來的民族糾結」

是中國人頑固，抑或日本人不可理喻？

無論如何，日本總是中國一個「搬不走的鄰居」，我們實在需要理性，以及非情緒化地重新認識這個國家。

看不透的 日本

中國文化精英

眼中的日本

李兆忠
編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責任編輯
裝幀設計
責任校對
排版
印務

許琮英
閔鵬
江蓉雨
潘斯麗
馮政光

書名
編著
出版

看不透的日本——中國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
李兆忠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十八樓
<http://www.hkopenpage.com>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三樓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新藝工業大廈六字樓

版次

二〇一二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十六開 (168mm × 230mm) 二五六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8200-06-1

© 2012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本書由人民出版社授權本公司在中國內地以外地區出版發行。

目 錄



繁體版序言

7

前言：中國人緣何看不透日本？

9

日本的發現

14

附：《日本國志》（節選）（一八八七）黃遵憲

18

可畏的日本

24

附：《絕命書》（一九〇五）陳天華

30

「大中華」與「小日本」

36

附：《留東外史》（節選）（一九一六）平江不肖生

42

「留日反日」的真相

52

附：《銀蹄圖》（一九二三）張資平

57

沉重的失態

66

附：《東京》（一九二三）成仿吾

71

曇花一現的東方「康橋」

附：《沙揚娜拉十八首》（節選）（一九二四） 徐志摩

《富士》（一九二四） 徐志摩

80 87 90

「人情美」的陷阱

附：《日本與中國》（一九二五） 周作人

《日本管窺之四》（節選）（一九三七） 周作人

94 100 104

忘恩負義的日本人

附：《行路難》（節選）（一九二五） 郭沫若

114 121

認識中國的一面鏡子

附：《藤野先生》（一九二六） 魯迅

134 140

中國首席「知日家」

附：《日本論》（節選）（一九二八） 戴季陶

150 156

第三隻眼看日本

附：《異國》（節選）（一九三一） 凌叔華

《千代子》（節選）（一九三一） 凌叔華

162 167 171

令人深思的誤讀

附：《神——一個人寫給朋友的信》（節選）（一九三四）巴金

184 178

天堂與地獄

附：《日本的文化生活》（一九三六）郁達夫

194

《雪夜》（一九三六）郁達夫

205 200

東亞之緣

附：《記東京某音樂研究會中所見》（一九三六）豐子愷

219 212

曖昧的日本

附：《去看日本的紅葉》（節選）（一九三六）方令孺

228

《遊日雜記》（一九三七）方令孺

235 232

黑夜中的橋樑

附：《為了中日友好》（一九五一）陶晶孫

250 244

看不透的日本

中國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

看不透的 日本

中國文化精英

眼中的日本

李兆忠
編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繁體版序言

7

前言：中國人緣何看不透日本？

9

日本的發現

14

附：《日本國志》（節選）（一八八七）黃遵憲

18

可畏的日本

24

附：《絕命書》（一九〇五）陳天華

30

「大中華」與「小日本」

36

附：《留東外史》（節選）（一九一六）平江不肖生

42

「留日反日」的真相

52

附：《銀蹄圖》（一九二三）張寶平

57

沉重的失態

66

附：《東京》（一九二三）成仿吾

71

曇花一現的東方「康橋」

附：《沙揚娜拉十八首》（節選）（一九二四） 徐志摩

《富士》（一九二四） 徐志摩

80

87

90

「人情美」的陷阱

附：《日本與中國》（一九二五） 周作人

《日本管窺之四》（節選）（一九三七） 周作人

94

100

104

忘恩負義的日本人

附：《行路難》（節選）（一九二五） 郭沫若

114

121

認識中國的一面鏡子

附：《藤野先生》（一九二六） 魯迅

134

140

中國首席「知日家」

附：《日本論》（節選）（一九二八） 戴季陶

150

156

第三隻眼看日本

附：《異國》（節選）（一九三一） 凌叔華

162

167

《千代子》（節選）（一九三一） 凌叔華

171

令人深思的誤讀

附：《神——一個人寫給朋友的信》（節選）（一九三四）巴金 184 178

天堂與地獄

附：《日本的文化生活》（一九三六）郁達夫 194

《雪夜》（一九三六）郁達夫 205 200

東亞之緣

附：《記東京某音樂研究會中所見》（一九三六）豐子愷 219 212

曖昧的日本

附：《去看日本的紅葉》（節選）（一九三六）方令孺 232 228

《遊日雜記》（一九三七）方令孺 235

黑夜中的橋樑

附：《為了中日友好》（一九五一）陶晶孫 250 244

繁體版序言

前不久接到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陳翠玲先生的電話，表示希望在海外出版《看不透的日本——中國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讓我重新拿起了此書。

重新翻閱這本書，感慨良多。這本書的完成對自己而言，確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如同一個起步落後的學生補完一門重要的功課。本書解讀晚清至民初十六位中國知識精英的留日體驗及對日本的敘述，在此基礎上，概括近代以降中國人的日本觀，分析其利弊得失，這對於拓展自己的視野，深化對日本的認識，有極大的裨益。

與此同時，面對那些評點文字，筆者不能不感到惶惑。作為一個半路出家的日本研究者，本人對前輩留日文化精英及「日本通」作了如此居高臨下的審視，語氣是如此的自信、肯定，甚至苛刻。現在我明白，這其實暴露了作者學養的有限，內功不足。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一切並非心血來潮的產物，也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長期醞釀、思考的結果，因此自有它的參考價值。時過境遷，我似乎不再能寫這樣犀利的文字。是得是失？我也不清楚。

近代以來的一百多年，中國出現過兩次關注研究日本的高潮，第一次在清末民初，以中日兩國國際地位發生逆轉、日本軍國主義猖狂侵略中國為背景；第二次在二十世紀末，以中國改革開放、中日兩國的實力此消彼長、摩擦爭端不斷升級為背景，中間隔著一個由冷戰造成的較大的斷層。由於歷史條件與知識背景的不同，兩代學人觀察解讀日本呈現出微妙的差異。前者憑藉深厚的學養和知識結構的優勢，對日本的研究不乏獨到深邃的見解，然而受制於救亡圖強的神聖

使命，表現出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處處將日本當作認識中國的鏡子，有時反而遮蔽了日本的廬山真面貌。後者缺乏深厚的學養和學貫中西的知識結構，但憑藉「事後諸葛亮」的優勢、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和「全球化」時代發達的資訊，對日本的認識更加客觀理性。竊以為，新老兩代「知日派」的真知灼見如能得到整合，形成優勢互補，「看不透」的日本或許終有一天會被看透。這正是本人的期待，也是編著這本書的潛在目標。

時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週年，中日關係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拐點。古人云：四十而不惑。這個時候再次出版《看不透的日本——中國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另有一番意味。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前言

中國人緣何看不透日本？

中國與日本素稱「同文同種」、「一衣帶水」，打交道的歷史有兩千多年，近代以降，又吃盡日本的苦頭，按理講，中國人應當最懂日本。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時至今日，中國的知識界一談起日本，引經據典的，依然是潘乃德的《菊與刀》，彷彿偌大一個中國就沒有人懂日本。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檢討起來，有兩樣東西深刻地制約了中國對日本的認識，一曰「大中華」，一曰「大西方」。

「大中華」比較容易理解，這是作為泱泱大國子民的中國人面對外部世界的一種特有的心態。中國自古地處東亞中心，文明起源最早，地大物博，道統悠久，不斷地給周邊少數民族以文化上的滋養，自然形成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具體到日本，就是將日本視作中國的屬國（至少是文化上的），認為日本的一切中國古代皆有之。事實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對日本的了解非常粗淺籠統。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日本到底是甚麼模樣，始終是一筆糊塗賬，直到一八四二年魏源編著《海國圖志》，一八四八年徐繼畲編寫《瀛環志略》時，情形依然如此。這種局面，直到西力東漸，日本「明治維新」初見成效時才有所改變。甲午一戰，蕞爾島國的海軍重創大清北洋水師，中國割地賠款，簽訂喪

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人這才開始睜眼看日本，對日本的態度，由歷來大而化之的輕視，一變為急功近利的關注。此時的中國，雖然對日本刮目相看，骨子裡的文化優越感依然如故，在許多人眼裡，日本充其量不過是中國投石問路的工具，變法圖強的現成樣板。正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主張的那樣：「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因為「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完全是為我所用的態度。

比起「大中華」，「大西方」比較複雜。作為「中央之國」，中國對西方的「蠻夷」原本也不放在眼裡，鴉片戰爭中領教了洋槍洋炮的厲害之後，中國人才感到震驚，開始尋找「制夷」之道，辦法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於是興辦洋務，引進西方的堅船利炮。甲午一役中國慘敗，宣告洋務運動的破產，有識之士意識到西方的人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先進，非學不可，於是進行維新變法，力圖建立一個像日本那樣的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國家。維新變法失敗，革命派登上歷史舞台，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權。然而，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變本加厲地混亂黑暗，專制依舊，引發一場前所未有的新文化革命運動，向西方學習「德先生」和「賽先生」，「全盤西化」論影響日漸擴大，並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一股重要的思潮。「大西方」的思維模式由此形成。

「大西方」的登場，並不意味「大中華」的銷聲匿跡，事實毋寧說剛好相反，西方列強作為中國的「現代化」的教師與強盜的雙重性，決定了中國對它們的態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來講，在追求文明進步、抨擊既定的社會制度與傳統文化時，中國人是有「大西方」思想傾向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強的壓迫欺凌時，中國人則情不自禁地「大中華」起來。近代以降中國看外國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華」與「大西方」此消彼長、互為表裡的歷史。

具體到日本，情況更複雜，對日本這個曾經喝自己的奶水長大、而後負恩殺師的東洋「二鬼子」，中國人自然不會有好的情感。如果說中國人面對西方時，是「大中華」、「大西方」二元對立、互相轉換的話，那麼對待日本時，就是「大中華」與「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優越感與一種歷史的勢利——崇洋媚西，有機地膠著在一起。這導致中國學子在日留學時深感「讀西洋書，受東洋罪」之苦，其情形，就像錢鍾書在小說《貓》裡調侃的那樣：「一向中國人對日本文明的態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為西洋太遠，只能把日本偷工減料的文明來將就。」

公平地看，近代以降，日本對中國文化上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正如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的那樣：「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築成的。創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學生，語絲派的也是一樣。此外，有些從歐美回來的彗星和國內奮起新人，他們的努力和他們的建樹，總還沒有前兩派的勢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派的影響。因為這樣的緣故，中國的新文藝深受了日本的洗禮，而日本文壇的毒害也就盡量地流到中國來了。」其實豈止是文藝，整個中國現代文化何嘗不是同樣的結果，清末民初中國文化思想的現代轉型，離開了數萬留日學生的努力根本無從談起。據語言學家考證，現代漢語中的社會科學詞彙，大約百分之七十來自日本，我們現在經常掛在嘴邊的「先進」、「文化」、「代表」之類的名詞，無不來自日本。然而對於這樣的歷史常識，一般的中國人並不清楚，他們只知道古代日本從中國學去了漢字。於是，在「大中華」與「大西方」的雙重作用下，中國人一邊向日本學習，同時迅速地將日本遺忘。

其實，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大中華」與「大西方」並非一無是處。日本是一個缺乏固有文明，對外來文明具有極強的依賴性與吸納能力的島國，離開了古代的中國與近代的歐洲，日本文明根本無從談起。因此，倘若具備純正的理性，這種思維方式對於日本仍有一定的解釋空間。不幸的是，近代以降險峻的中日關係，日本負恩殺師的惡行，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情感，使很多中國人無法以理性的態度對待日本，「大中華」、「大西方」思維方式中合理性的一面因而消滅殆盡，其負面卻被推向極致，產生「日本是個賣淫國」、「日本文化一無是處」之類的謬論。

然而，無論是「大中華」日本觀，還是「大西方」日本觀，都有一個共同的盲點，就是不把日本當作一個獨立的客體對待。如果說前者因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而對日本的特殊性視而不見的話，後者就是將日本當作解決中國問題的手段與方法。於是，日本人的愛國、做事認真、愛美、進取心之類，統統作為中國國民性的負面對比而被誇張、絕對化，而對其所以然，卻給不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一個完整的日本，無形中就被割裂、被肢解，其本身的來龍去脈與廬山真面目，當然無從窺測和把握。

正是在這樣浮躁焦慮的背景之下，中國個別「知日家」冷靜深入的眼光不能不顯得格外的可貴。遺憾的是，他們對日本的真知灼見，卻被淹沒在歷史的塵煙中，甚至他們自己，都無法避免歷史險風惡浪的打擊，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種歷史的沉重感。